

花火

6
文学系列
07



让我感谢你，赠我空欢喜。

如果不能够

永远

走在一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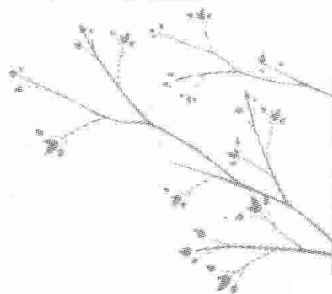
童馨儿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如果不能
永远
走在一起

童馨儿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童馨儿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 / 童馨儿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

ISBN 978-7-5313-3784-3

I. ①如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1402 号

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

责任编辑 王 平 肖云峰

责任校对 刘宝华

装帧设计 刘 艳
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
特约编辑 胡晨燕 龚 亮

幅面尺寸 165mm×235mm

字 数 211 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784-3

定价: 16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序言



童馨儿◎著

如果这世界没有你

于是一直想一直想，写一个与爱、与坚持有关的故事。
无论岁月流逝多久，他们的心里只有彼此。只这么想一想，
都觉得美不胜收。

一场爱情之所以动人，我总以为，那是因为它经过了

序言



流逝岁月的考验，千帆过尽仍只钟情于一人的那点儿让人心酸的固执。如果相逢相爱又分开，我必定要等待那一场宿命的重逢。如果这世界从此后再没有你，生活将如何继续？太阳仍然照常升起，风霜依旧打来，鲜花如期盛开，可是我，要幸福给谁看？

故事写到中途的时候，几度想放弃，突然间便怀疑起来，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？会有这样的爱吗？痴心善良如陈启真，深情如良生，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？

偶然的一个机会，碰到一个女孩。她告诉我，她喜欢一个男孩，非常久。爱是一件莫名其妙的、瞎扯淡的东西。爱上了，眼就瞎了。他是浑球儿也爱，他是天使也爱。就只爱他，即便他一生也不会爱上她，她也只能爱他。

不是没经历过爱情，但总对它心存疑惑。可这一刻，决定相信，爱，它在，它折磨着我们，赠给我们欢喜与悲伤。那又怎么样？哪怕遍体鳞伤，却也舍弃不了。

于是，这故事继续下来。

那么，亲爱的，我只想说，好的，且让我们美满地想象，这世上确有一种爱，让我们孤单；让我们泪流满面；让我们终身难以忘怀。

目录



- 001 序 言 如果这世界没有了你
- 001 第一章 重逢
- 027 第二章 过去纠缠到现在
- 071 第三章 不由自主的爱
- 091 第四章 爱有多深伤就有多深
- 123 第五章 因为爱

- 143 第六章 默默地爱和等待
191 第七章 悲喜爱
257 第八章 我有多爱你
275 番外之一 陈启真的爱情
281 番外之二 叶佳怡的爱情



目录



第一章 重逢

傍晚的H城，轻浅的暮色像层纱，不动声色地覆盖下来。窗外青山上林立的树，带着一种沉静的寂寞，屋子临河，风掠过，水波声听得清晰，无端地让人觉得伤感。

露台很大，落落躺在藤椅上，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，又像是回忆起一些过往，不得不无奈地陷入深思。

一侧明亮宽敞的厅里很热闹，有人喝酒，有人跳舞，叶佳怡的声音格外响亮。嗨，不奇怪。这样的场合，原本就是叶佳怡的舞台。落落想象得到，她媚眼如丝，体态动人，不知让多少人垂涎。

手机呜呜地低鸣起来，是陈启真。

“怎么样，是不是快活得把我给忘了？”陈启真哪怕是调笑，也只闻温馨，不觉暧昧。

落落弯了弯嘴角笑：“快活的时候谁要记得你啊。”

陈启真笑起来：“我一忙完手头上的事儿，就立刻赶过去接你。”

落落急忙说：“不，不用。你只管忙你的。省得叶佳怡又取笑你。”叶佳怡是经常说的，这陈启真，也真是的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自己不嫌黏腻，也总得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嘛。好歹也是一公司董事啊，什么女人没见过？落落这种货色也值得这么费心思看守？

当然，她话没说完，就被落落飞上一脚，还遭到了陈启真的一记白眼。

“那你答应我，乖乖的哦。不许对别的男人抛媚眼。”陈启真很认真地说。

落落忍不住失笑。真的就如叶佳怡说的，周宝落什么货色？并非国色天香，瘦弱的身材经常被叶佳怡毫不客气

地叫，哦哟，可爱的小金橘。除了陈启真这个没眼光的笨蛋，谁还肯来受她的勾引？

她低下嗓音来哄他：“好啦好啦，我保证，除了陈启真，任何男人我都不会放在眼里。”

自己也觉得肉麻。陈启真却很受用：“好啦，那我挂了，记住，晚上别喝太多咖啡。”

落落再次笑了：“好啦好啦，啰唆的帅哥，挂了挂了！”

冷不防身边蹿出一个人来，抢过手机：“陈启真，拜托，拜托，这已经是你今天打来的第八个电话了。我告诉你，女人啊，是最不会珍惜这种感情的哦。相反，她不会在乎你，甚至鄙视你……”

落落大叫一声：“叶佳怡！”

叶佳怡冲着手机继续嚷：“金玉良言，听不听在你！”啪地关了手机盖，得意扬扬地冲落落挤了挤眼，“来，给你介绍我最新的男朋友！”

落落这才注意到，叶佳怡身后还站着一个男子。他恰好站在阴暗处，看得到他瘦高的身形，却看不清他的长相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落落突然一颗心蓦地紧了一下。她缓缓站起身来。

叶佳怡伸手拉过那男子，十分欢喜地为他们俩介绍：“我最好的朋友，周宝落，叫她落落好了。嗯，这个嘛，就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叫言良生。怎么样，够帅吧？”

他站在了她身旁。这样盛夏的夜，哪怕没有月光，那天空的光亮也足以让人看清楚一个人。落落的目光落在良

生身上。

这的确是个很帅的男人。嘴角微微上扬，表情似笑非笑。

“良生在这里有个项目要开发，挺忙的，所以来晚了。”叶佳怡挽着良生的胳膊，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。

落落微微皱着眉。她凝视着良生。

“你好。”她说。

良生微微颌首：“万总来了，我过去一会儿。”他爱怜地看了一眼叶佳怡，“好好招呼你朋友哦。”

他转身走开。落落的目光跟随着他。他是言良生，叶佳怡的男朋友。

叶佳怡喜滋滋地说：“不错吧，这个。”

落落垂下眼睑，轻声说：“这里，是他的家吧？”

叶佳怡扬扬眉：“是啊，前段时间刚买的。他经常要到这边来，自己有个住处总是方便点儿。”她侧侧脑袋，“这人也是，非要到H城来发展，天远地远的。”语气里诸多甜蜜的抱怨。

落落抬起头来。啊，这里是他的家。

落落喃喃地问：“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叶佳怡说：“一个饭局。我们公司跟他的公司有业务往来，吃过几餐饭，大家熟悉起来，留了电话，就交上朋友了。”

叶佳怡拉扯她：“走走走，跳舞去。”

落落扶住额头：“我头疼。”

叶佳怡蹬蹬脚：“你呀，永远这么扫兴。不理你了！”

他是良生。

她以为，她可能会哭。她以为，他可能会骂她。她还以为，他们会拥抱。

都没有。

他好像不认识她。

他不认识她。

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！

怎么也点不燃的烟掉到地上，她忍不住轻轻抽泣起来。

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？

她至今仍记得，第一次见他，窗外刚刚下过一场暴雨，他一只裤脚高，一只裤脚低，鞋子沾满了泥；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皮革包，还在往下滴水；头发湿漉漉的，甚至还流着鼻涕。她尖声呵斥：“出去出去，把你的鞋脱了再进来！”

因为这个，他来了整整一个月，都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。

他就在她隔壁班。他很快就变得很干净。她听到很多女生在议论他，好帅，学习又很棒。

圣诞会演，他坐在黑色的钢琴旁，专心致志地弹奏《献给爱丽丝》，台下沸腾了。她愣在椅子上，看到灯光

打在他发际，他的侧脸那么纯净那么漂亮。

那晚回到家，她怯生生地叫他：“良生。”

他默默地盯着她看，不说话。

她突然觉得很委屈，泪水哗哗地就流了下来。

他慌了，上前一步问道：“落落，你怎么了？”

那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。

从那一天起，他对她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她都记得。他也保证过，她对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而现在，他和她却像不曾相识。

泪水从眼角涌了出来。

几乎无法呼吸，一呼吸心就特别疼。

她开始懊悔，不该听从叶佳怡的撺掇，跟着她到这座小城来。什么新开发的旅游城市，有着春天小草一般的清新味道。她又不是没来过。

她来过。她记得H城的每一条街道。很多时光流逝了，许多旧建筑物被拆掉了。H城渐渐变得和所有城市没什么两样，高楼大厦，不灭的霓虹灯。

没有什么可看的。她真的不想来。

可是，她还是来了。

也许，在踏上这片土地的一刹那，她心里也是在暗地里盼望着的吧，也许，会碰上他。

这样在心里默默怀想的也许，她没指望过会变成现实。

但真的，他出现了。像一场梦，让人禁不住地懵懂怅然。他怎么也会在这里？这许多年来，她只隐约听说，他在南方混。潦倒或者发达，无人确知。她也不敢询问。她

没有一刻遗忘过这个人，但永远也没有探询的勇气。悄悄流逝的十年时光，只会让沟壑更深邃。果然，他们成了陌生人。

他好像更高了，成熟了许多，成熟得自然而然地抛弃了过往。

她一个人先回酒店了。

把手机随意地丢在一旁，喝光了一瓶小城特产的野山葡萄酒。

她躺在床上，仿佛躺了很久，手机响起来好几次。她不愿伸手去接。头有点儿晕，纳闷叶佳怡怎么那么晚也没回来。突然间自己呵呵地笑起来。嗨，叶佳怡怎么会回来？她的良宵总是千金难买。

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。

不知道叶佳怡的良宵，是不是与良生共度。如果不是，又还能有谁？明明叶佳怡看他的眼神，是那么欢喜那么专注。

从前她总是笑话叶佳怡。每一场爱情叶佳怡总是全情投入，好像一生只有那么一次。可是一转眼，一个星期，或者一个月，长一点儿的，七个月，叶佳怡的兴趣比退潮的海水还快。

落落饶有兴趣地问：“怎么做到的，永远激情澎湃？”

叶佳怡不以为然：“爱情来了爱情去。没有谁真的能爱谁一辈子。傻姑娘。”

真的很傻。她已经二十五岁了，但十五岁的每一天，她仍然在惦记在怀念。

十五岁的落落亦听父亲提起过，关于父亲与良生的父亲的故事。

良生的父亲与落落的父亲在进大学校园的那一天就成了铁哥儿们。大学毕业后，良生的父亲因为一段爱情远走他乡，而落落的父亲留了下来，工作，结婚，生子。

也许生活注定就是一本谁都预料不到结局的悬疑书。谁也没想到，睽别多年，他们的再次重逢，却是一次残酷的死别。良生的父亲猝然晕倒在办公室，被送往医院的途中，他拨通了落落父亲的电话。

十七岁的良生就这么失去了父亲，然后，来到了落落的家。

落落好奇地问：“你妈妈呢？”

良生说：“我妈妈一早就不要我了。我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了。”

他说得很流利，看上去一点儿也不难过。

他真的几乎没有印象，母亲离开的时候他还小，记忆里只有父亲。父亲沉默寡言，像是满怀心事。许多个夜里，他半夜起来去卫生间，十有八九看到父亲坐在阳台的椅子上静静地吸烟。父亲没有再提起过母亲，有关母亲的一些零星的认知，还是从街坊邻居那儿听来的。在他们的嘴里，母亲是个不守本分的女人，有了老公和孩子，却非要跟着别的男人走。破鞋，臭婊子，他们这样骂她，当着他的面。

他憎恨过她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渐渐地就淡忘了。不是因为原谅，而是因为，生命中长久地没有这个人，就自然

而然地渐渐淡忘了。

良生和落落渐渐熟络起来，他俩喜欢一同坐在家里的小阳台上，星空静谧，月光清冷，夜风拂过彼此的面颊，落落说：“良生，我唱首歌给你听吧，好吗？”

良生摇摇头，说：“如果你要唱，那你要保证，以后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你总要在你身边唱首歌给我听。”

落落睁大眼睛，笑：“好啊，这有什么难的。”

原谅她那时不知道。命运的翻云覆雨手，谁也躲不过。什么诺言，什么海誓山盟，都可以化成一缕云烟。

回忆让人禁不住地心酸。怎么也睡不着，落落干脆坐起身来，随便穿了一双拖鞋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小城的午夜特别安静，街道上没有了人影，也没有来往的车。唯有那些孤单矗立着的灯，还在执拗地散发着暗淡的光芒。

天空中飘起了小雨，雨丝让这夏夜多了一点儿清凉。

落落沿着河堤走，一直走。终于走得累了，不管不顾地，便在路阶上坐了下来。

酒意渐渐上来，把头埋到膝里，轻轻地唱起歌来：“有人问我你到底哪里好，春风再美也比不过你的笑……”

恍惚中，有人坐到身边来，落落抬起头来，眯缝着双眼问：“嘿，你哪位啊？这么晚了，还散步？”

迷糊中看到了是个男人，依稀清秀的眉眼，看上去还挺顺眼的。落落笑起来，呀，或者她可以尝试一下叶佳怡所说的，一夜情什么的。

她伸出手去，缓缓地抚摸男人的面孔：“你寂寞

吗？”落落轻笑两声，几乎耳语般地说，“我觉得寂寞，很寂寞。”

男人说：“你醉了。”声音沉静，带一点点的沙哑。

落落把自己放到他怀里，呢喃着：“吻我吧，吻我吧……”

凑近了，似乎看清了男人的面孔，嗯，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，眼神清澈，他的呼吸渐渐沉重。他轻轻地皱起眉来。落落伸出手，轻轻抚弄他的眉心，低声说：“喏，别皱眉，不许皱眉，皱了眉头就不漂亮了。”

她主动送上唇去，可是实在不是自己熟练的动作，于是，就显得有点儿笨拙，有点儿天真。

男人不再犹豫，轻轻地在她唇上亲吻一下，然后轻轻地又一下，紧接着，他的吻变得沉重而绵长。落落觉得自己窒息了，不知道身在何处了，不知何为天何为地了。

记忆里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。

她和良生的第一次亲吻，彼此都特别慌张，彼此的牙齿碰到了一块儿。他们不好意思地凝视着对方，羞赧地、偷偷地笑。

她的经验都是与他“锻炼”得来的。他动不动就轻声叫她：“嘿，姑娘，来，锻炼一下身体。”然后便凑过来吻她，那吻，长久、缠绵、恋恋不舍。

就像此刻。

醒来的时候只觉得到处都是太过刺眼的光亮。落落扶住额头，一时间弄不明白身在何处。

明明是酒店，可是有些什么不同。昨晚她随手扔在床